

鲁迅研究丛书

地狱 边沿的 小花

闵抗生著

鲁迅研究丛书

地獄邊沿的小花

——鲁迅散文诗初探



闵 抗 生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前 言

这本小书，是怀着对鲁迅先生的深深的敬和爱写的，是我献给这位文化巨人的菲薄的礼品。

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野草》，素称难治。我是为了读懂它，才研究它的；因此，严格说来，这本书只能算是一个学徒的习作。

为了尽可能准确地解释《野草》各篇的主题、形象，正确地反映鲁迅先生这一时期的思想及它与鲁迅先生以后的思想的连贯性，我采取了以鲁迅先生的其他著作来论证《野草》的方法。

我尽可能地利用我能得到的鲁迅回忆录之类的资料，引用鲁迅先生的佚事，不只为我的论断提供了论据，也再现了当年鲁迅先生的音容笑貌，使今天的读者能够不仅从先生的著作，也从先生的为人，去认识先生的思想、品格。

唐代韩愈曾说作文要“唯陈言之务去”。我的一位老师曾以此勉励我，我也尽力这样做。但要完全做到，却很不容易：要有胆、有识、有才、有学。目前的我，只能达到现在这样的水平，殊觉有负于师教。然而因为有志于此，所以书中也偶有一得之愚，或可免于学舌、效颦之讥。

作 者 一九八〇年六月八日

目 次

前 言

题 辞	(1)
秋 夜	(11)
影的告别	(23)
求乞者	(35)
我的失恋	(43)
〔附〕：关于本诗原稿几个问题的探讨	(53)
复 仇	(57)
复 仇 (其二)	(65)
希 望	(72)
希 望 (续)	(79)
雪	(84)
风 箏	(93)
好的故事	(100)
过 客	(105)
死 火	(116)

狗的驳诘·····	(123)
失掉的好地狱·····	(126)
墓碣文·····	(132)
颓败线的颤动·····	(140)
立 论·····	(148)
死 后·····	(152)
这样的战士·····	(159)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168)
腊 叶·····	(179)
淡淡的血痕中·····	(185)
一 觉·····	(195)
后 记·····	(202)

题 辞

《题辞》是《野草》中写作时间最晚的一篇，它作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其时距“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十四天，距广州“四·一五”大屠杀仅十一天。在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时刻，鲁迅先生“犹野禽之识地震”^①，预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的“地火”的爆发，并怀着对“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的极度憎恨和投入“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②去接受洗礼的热烈情绪，举起双手，敞开怀抱，迎接它的到来：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题辞》创作后一个多月，不见“地火”爆发，鲁迅先生在《小约翰引言》（五月三十一日作）中，以急切的心情渴望着地震先兆的“火云”（“地光”）：“……这……沉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只是不见‘火云’，时窘阴雨，若明若昧……”。八月一日，周总理、朱总司令领导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不久，毛主席领导了秋收起义，并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鲁迅先生预言并翘首盼望的“地火”，终于爆发了！

作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写“我自爱我的野草”；第二部分预言“地火”的爆发，抒发投身到革命“大波”中去的热烈情绪。“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连接前后两部分。

第一节抒写了写作《题辞》时的心情：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鲁迅先生在《三闲集·怎么写》中曾借用这两句话来说明他一九二六年独处厦门孤岛时的感受：“去年（指一九二六年）躲在厦门岛上的时候……夜九时后，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楼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寂静到浓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

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声，四远仿佛有无量的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的‘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鲁迅先生把这情绪称之为“淡淡的哀愁”。这“淡淡的哀愁”是怎样生发出来的呢？一些同志在谈到鲁迅在厦门时期的生活时，往往说他是如何地远离斗争，其实，这是不确的。厦门并非没有战斗，然而没有鲁迅先生所期望的“大搏斗”却是真的。面前，是“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要扑到心坎里”。黑暗无处不在，然而要和它斗争呢？却又连个对手也找不到！这“充实”与“空虚”的矛盾，产生于对黑暗的深切感受和投身于“大搏斗”中去打破黑暗包围的急迫心情。正因为对“大搏斗”的追求，鲁迅先生才离厦赴穗的。

到了广州以后，鲁迅先生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读了一些党的刊物，并且秘密会见了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同时，他还亲自到正由革命的共产党掌握的黄埔军校演讲，“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州发生了“四·一五”大屠杀，中山大学师生近五百人被杀、被捕、被开除，他又参加了营救被捕学生的斗争。鲁迅先生和党的组织的联系以及他在广州的革命实践，使他清晰地感到“地火”的聚积、运行、奔突，从“地火”的隆隆声中，他听到了久已渴望的“大

搏斗”的到来。这实实在在的运行着的“地火”，使他觉得无比的“充实”，任何“声音”，哪怕是对“地火”的呼唤，和“地火”本身的隆隆声相比，也不能不是“空虚”的。因此“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在一九二六年，是用对黑暗的、死气沉沉的环境的感受，来衬托追求“大搏斗”而不得的“空虚”；在一九二七年《野草·题辞》中则是用自觉开口的“空虚”，来反衬对“地火”运行的“充实”感。

正因为面临着“地火”即将爆发的革命的“大时代”，鲁迅先生在第二节中满怀信心地对“过去的生命”作了总结。他“欢喜”于“过去的生命”的“死亡”与“朽腐”，一方面是因为这是革命发展的明证，另一方面，也“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还非空虚”。

第三节至第五节写因过去的生命“还非空虚”，而“坦然，欣然……”的“大欢喜”的感情，深情地肯定了《野草》的战斗意义。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这是鲁迅先生对他的散文诗《野草》的自谦之词。但这自谦也确实有着对读者的真诚的歉意在：“设若我的生命的泥能培育出乔木而非野草，把它奉献于厚爱我的读者，岂不更好？然而我却不能！”这用“自谦”的方式表达的歉意中，有着

多少未曾明说的苦衷！《〈野草〉英文译本序》说《野草》“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的小花”，在那“荒寒的野外，地狱的旁边”③，你能期望些什么样的“乔木”呢？

尽管抱着歉意，仍然把这束野草奉献于读者群，这是因为它即使是一丛野草吧，却是“我”用生命培育的，它的根牢固地纠结于现实斗争的土壤之中：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

《腊叶》中爱我者“想要保存我”的美意，在沙漠般的人世，无异于灌溉《野草》的甘露、清泉；废墟、荒坟下面“重迭淤积的凝血”和“三·一八”惨案死难者新鲜的血，伴和着瘠土，把“野草”的根紧紧裹住，给它以生存和斗争的营养，于是有了《淡淡的血痕中》。“野草”生长在“荒寒的野外，地狱的旁边”，象一丛荆棘，统治阶级的“名园美花”早已残红狼藉，而根植于沙漠，荒丘，野地，吸着露和水，裹着血和肉的“野草”，却以它带刺的茎叶顽强地生存着、战斗着。鲁迅先生知道，当它生存时：

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野草》出世后，确如鲁迅先生预言那样地运命多蹇：《秋夜》发表不久，即遭到厚颜无耻的谬托知己之徒的恶意中伤；

《影的告别》问世，也遭到一知半解的革命家的误解；《我的失恋》在排字房里就遭到编辑先生的“删刈”；《题辞》在《野草》第五版即被国民党书报检查老爷抽去。《野草》遭践踏，遭删刈，正说明了它的战斗意义。因此，尽管鲁迅先生带着歉意自谦地说它不是什么“乔木”；尽管它已经“死亡”、“朽腐”，但它生存过、战斗过，它决非空虚！为“生命的泥”育出这样的“野草”。

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坟·未有天才之前》说：“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生命的泥只生野草，不长乔木，是因为它只能委弃在“荒寒的野外，地狱的旁边。”为了要有“好土”，长出好的“花木”，所以鲁迅先生说：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在第二部分，鲁迅先生希望革命的“地火”能对荒寒的“地面”来一番彻底改造，即使心爱的野草一起烧毁，也所甘愿。

第七、八节写对“地火”的态度。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表明了鲁迅先生对“地火”（党领导的群众性的武装斗争）的改天换地的伟力的认识。他以最大的革命热情，欢迎它的到来：

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鲁迅先生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中说：“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被吞没的消灭了；受伤的生活着，开拓着自己的生活，唱出苦痛和欢悦之歌。待到这些逝去了，于是出现一个较新的时代，产生出新的文艺来。”中国自民元以来，就没有这种“大波”。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革命由城市转入农村，用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的办法，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鲁迅先生这时呼唤“地火”，希望它“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反映了他投入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中去，“……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④的热烈愿望。鲁迅先生对待“地火”的态度和一些只敢喊喊革命口号的“革命文学家”的叶公好龙式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题辞》发表后，一些“革命文学家”吓得失魂落魄，鲁迅先生嘲笑他们说：“‘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还只是说说而革命文学家似乎不敢看见了，如果觉得没有了出路，那实在是很可怜。”^⑤鲁迅先生对群众性的武装斗争的

态度，表明了他坚定的革命立场。

九至十一节，写鲁迅先生以献出心爱的《野草》，作为投入“地火”中去的决心的明证。

面对即将爆发的“地火”，鲁迅先生满心欢喜地要“大笑”、“歌唱”。但鲁迅知道随着“地火”的切近与爆发，“我”将不暇“大笑而且歌唱”。革命爆发前夕，犹地火在地底运行，奔突，因为忙于为将来的决战集聚力量，不暇旁骛。与革命取同一步调的鲁迅先生，当然不能游离于革命之外，因此：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

革命爆发，犹如地火熔岩一旦喷出，革命的首要任务在夺取旧政权，摧毁旧世界，也不暇旁骛其余。况且鲁迅先生自谦他不过是前进桥梁中的一石一木，并非什么前途范本，新时代到来，自有新的歌声，自己能否“大笑而且歌唱”现在也不能料定，而且也无关重要，所以：

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大笑而且歌唱）。

鲁迅先生在《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里说，大革命对文学的影响，可分为革命前，革命中和革命成功后三个时期，而“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

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所以鲁迅先生说他对做文章“自己也做厌了”，“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几句，说明在即将发生“山崩地塌”的革命的“大时代”里，对“地火”的神往，吸引了鲁迅先生的全部注意力。

为了证明自己投入“地火”中去的决心，鲁迅先生把心爱的《野草》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

因为它的死亡与朽腐，即证明着产生它的旧时代的死亡，革命的大时代的到来。这是鲁迅先生献给革命的大时代的一份祭礼。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鲁迅先生再次向他心爱的《野草》告别，从此他真的“不再作这样的东西了”^⑥，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作为一个方面军的“主将”，他在“火线”上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枕戈长眠！

约一九六二年七月作，一九七八年元月重写，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四日改定。

-
- ① 见《坟·摩罗诗力说》。
- ② 见《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
- ③ 见《野草·失掉的好地狱》。
- ④ 见《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 ⑤ 见《三闲集·路》。
- ⑥ 见《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

秋 夜

《秋夜》是《野草》的开卷之作，也是最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之一。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周总理访问北京鲁迅故居时，特意询问过《秋夜》里的后园和那两棵枣树，热情地赞叹说：

《秋夜》写得不错呀！①

《秋夜》作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发表后，有一个名叫高长虹的“评论”它，说：“当我在《语丝》第三期看见《野草》第一篇《秋夜》的时候，我既惊异而又幻想。惊异者，以鲁迅向来没有过这样的文字也。幻想者，此入于心的历史，无从证实，置之不谈，”②高长虹将《秋夜》这样一篇面向现实、面向人生的战斗诗篇歪曲为“入于心”的个

人灵魂矛盾的记录，使鲁迅先生十分气愤，于是便在《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中明确地表示了他的反感：

至于《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难说，大约是不见得再做了，省得人来谬托知己，舐皮论骨，什么是‘入于心’的。

鲁迅先生转辗生活于沙漠般的人世，面对风沙吹打，敢说，敢笑，敢怒，敢骂，敢打，从来没有把自己和社会隔绝，躲进象牙之塔写什么“入于心”的作品。早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先生就认为自然、社会无时无刻不充满着斗争。他说：“杀机之昉（昉，开始），与有生偕”，“星气既凝，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秋夜》和鲁迅先生的其他作品一样，取材于当时现实的阶级斗争，而以整个的旧社会作为攻击的对象：

荷叶……早枯了；小草也有点萎黄。这些现象，我先前总以为是所谓‘严霜’之故，于是有时候对于那“瘰秋”不免口出怨言，加以攻击。③

这个“瘰秋”就是反动统治者的象征。在《秋夜》中，它被形象地化为“奇怪而高”的秋夜的“天空”。

秋夜的“天空”是一个残虐而狡猾的暴君：它“将繁霜洒在……野花草上”，把小粉红花“冻得红惨惨地，……瑟